

鲍静静

课余录

金静

解药

我有一个苹果,装在纸盒里,是一位过生日的小朋友送的,我把它放在讲台桌上。今天整理桌子,觉着盒子占地方,便把苹果拿了出来,扔掉盒子。苹果挺大个,印着图案:一个爱心,印着“喜欢你”三个字。

今天忙碌的一天,早上一头扎进教室忙到十点半,然后喘口气吃个午饭,十一点十分又进到教室管理午间安全,直到中午十二点光景,班主任叶老师走进来替换我。我跟她打了个招呼,继续批改最后几张试卷。

“金老师,谁把咬了一口的苹果放在这里啊?”我抬头一看,她手里举着那个苹果,苹果有一个很大的口子。“诶,我没咬过,谁咬的?”我从窗口边的椅子上站起来,向她走去。

我们俩对着苹果分析起来。叶老师观察能力比我强,她说,“应该是刚咬的,因为苹果肉暴露时间长了,会被氧化,颜色就会呈黄褐色,你看这颜色,多新鲜!”她还说,“据观察,咬这苹果的人有两颗大门牙,下排牙齿比较紧密。”她一边说一边指着牙印给我看。那一刻,我佩服得差点献上了我的膝盖。

可究竟是谁咬了苹果呢?办公室里的老师都排除了,那肯定是教室里的小屁孩了。我们看着孩子问道,“哪位小朋友咬了这个苹果?可以告诉老师吗?”

“没有!”

“不是我!”

教室里一片嘈杂。他们还是一年級学生。

叶老师机灵,她示意大家静下来,“老师知道这个小朋友不好意思说,大家都把头低下去,老师数到十,那位小朋友悄悄把头抬起来看一下老师。老师会替你保密的。”

我配合着叶老师请小朋友把头趴到桌子上,然后叶老师就数起数来。“10,9,8,7……4……”

没有人举手,教室里一片安静。叶老师有点不甘心,停下数数,郑重其事地说,“这个苹果表面有蜡,不洗洗吃,蜡会跟胃里的酸溶解,肚子会慢慢疼起来。”

“对啊,现在告诉老师,老师会给他解药,吃下去就好了。”我插上一句。

“3……2……1……”叶老师继续报着数字,数字之间间隔越拖越长……

小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抬起头来问,“老师,你们知道是谁咬了苹果吗?”

我边往外走边对叶老师说,“你看着小朋友写作业,我回一趟家。”

“回家干什么?”叶老师不明就里。

“拿解药啊!万一这个小朋友下午想悄悄告诉老师呢?我把解药给他,还来得及。”我提高了分贝说。

我的身后是叶老师再也藏不住的笑意,还有孩子们一脸的惊奇与追问,“老师,真有解药吗?”

中午我是回了一趟家,当然不是找解药。我给自己挖了坑,总得想办法把它填上。既然说了解药,那得是吃的东西。一般的東西也唬不住现在的孩子,我要找个他们没见过的又能吃的东西。我看中了一颗橘普茶,圆形,外包装金色,很有点武侠影视剧里金丹的神秘感,掰一点泡开能喝,这滋味想必小屁孩没有尝试过,唬唬正好。临出门,我又抓了几颗巧克力,心想着万一那位小可爱招了,我先请他喝茶再拿颗巧克力奖励他诚实。

在这过程中,我差点以为破案了。有一位小朋友贴着我的耳朵说,“老师,苹果确实不是我咬的,但是现在我的肚子有点难受。”我认真地看着他,他也认真地看着我,眼神里充满了期待。可我知道不是他,很遗憾地说,“老师相信你,但是老师的解药不能治你的肚子。”他听罢,很失望,悻悻地拿着作业回到座位上。

后来,我对孩子们说:“我们大家都没咬过苹果,那老师就放心了。也许是小老鼠咬的,它来到我们教室,发现这么可爱的苹果,忍不住咬了一口。谁要是认识它,请把解药带给它。”孩子们听了哈哈大笑,多半知道我在开玩笑。

这解药,还能送出去吗?

林俊燕

散文诗

(1)

就像一棵树没有长出叶,就像一根藤没有结出瓜,就像一片天空没有飞翔的云彩……没有雪的冬天,还能叫冬天吗?

我伫立风中,等候天神洁白的赐予;双手合十,迎接精神的哈达。

(2)

没有雪的倾诉,等于剥夺了冬的话语。没有雪的啼哭,春的降生只能是危险的早产。

天空长期沉默,会酿成愤怒的雷霆。不会啼哭的婴儿,多么可怕。

(3)

最大的一部书,莫过于天空。我们终其一生,谁又曾翻动过它的扉页?读懂过它的风、它的雨、它的雷、它的电?

只有飘雪一场,一片一片,一页一页,破译天空的秘密——瑞雪兆丰年。

(4)

雪片是飘落的树叶,透过一片片落叶发出的叹息,我们会发现高处的荣耀和无奈。

摇落树叶的,是风吗?可风的一生都在逃亡啊;是雨吗?可雨已经伤心得没有了泪滴!

也许只有叶脉,才能告诉我真实的答案。

(5)

满天飞雪,是一场礼赞。雪花遮掩了不惧寒冬的铺路者,遮掩了他们不停挥舞的铁锹。

雪落无声,却也悲壮。阡陌纵横,沟沟壑壑,我们常常在事后发出惊讶,这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啊!

(6)

下雪,是一场天空对大地的征服。天色如铅,沉云不开,我听到了厮杀之声。

我不是大地的叛逆者,但我祈盼一场大雪,给大地来一次彻底根治和温情抚援。

(7)

自然的大雪没有飘落下来,而在杜鹃泣血般的呼唤之中,我心里已是一片雪原。

皑皑白雪中,我看到你在遥远的天边风驰电掣,正向我策马奔来!

你说过,一场大雪过后,你会交给我一个完整的你,一个完整的春……

岑璠钧

小小说

人活一辈子,总得去趟北京。这是老杨头的念头。

老杨头与地头打了一辈子交道,春种秋谷秋种麦,匍匐在庄稼地里,一直想着坐回飞机,去看看毛主席老人家,去看看天安门,还有宣统皇帝坐龙庭的那个金銮殿。这样,在老年里搓小麻将时,吹牛也有个资本。

这不,儿子的单位旅游去北京,可带家属,就报上了名。

“爷爷,去一趟北京要三千块,心疼不?”孙子调皮地问。

“那当然心疼了。”老杨头说这句话时,已没了当初刚听说时那种割肉般的感觉。他一辈子没出过远门,对外面的世界还是很向往的。

“爷爷,你跟我走,别走丢了。”在飞机场里,他领着孙子的手,却被孙子领导着。他不明白,这么大会飞,咋飞上天的。他想问孙子,会不会掉下来,还没出口,就在心底里呸呸地骂自己。

进了飞机,他就觉得头晕,好像孙悟空进了妖怪的肚子里。两个小时的行程,仿佛过了一辈子,真不如在玉米地里舒坦。他诧异,儿子隔三岔五跑外面,咋一点都不累。

进了北京城,人多,车多,楼房多,他觉得闹哄哄的,跟蜂箱差不多。这么挤,咋个转悠,这日子过得憋屈。尤其是吃的第一顿北京饭,没一个菜合他口味。

老杨头已经有些蔫了。

到了天安门广场,他有点找不着北。儿子指着说这就是人民大会堂,“那全国开大会就在这儿?”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已已经到了电视里经常报道的地方,直到见了长安街那头的天安门,他才辨出方向来。他跟儿子念叨,“这就是毛主席登上那个天安门?”

他心心念念了一辈子,希望见

云山行旅图

岑其 绘

草木

老底子

“雪花飘,嘎鹅叫,三个老大同船摇。”这是一首童谣,也是鄞东一带祖辈相传的一则谜语——打跟过年有关的一件事。

看着字面想象着——雪花飘季节,灰蒙蒙的天空飞来一群大雁(俗称嘎鹅),人字形队列,由北向南,大雁的叫声划过静寂的天空。寒冬腊月,田野一片萧瑟,环村的小河已结起薄冰,河岸芦苇在寒风中摇曳,收割后的稻田垒起一堆堆草垛,农家村舍飘忽着袅袅炊烟。

临近年底,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,掸尘、杀猪、揉年糕、磨汤果粉……父亲早早挑了一担新鲜糯谷去村里轧米厂,经过脱粒,竹箩里晶莹饱满的糯米准备着用来春年糕、做糯米餛、搭浆板、磨汤果粉。裹汤团的前道工序是磨汤果粉。汤果粉有水磨和燥磨,燥磨即是糯米直接放入石磨碾粉,水磨则是糯米浸泡后,加水磨成米浆。

我家采用水磨。头一晚,母亲用水将糯米淘净浸泡,第二天召唤我们姐弟几个帮忙磨粉。石磨放在祠堂门口,上下两块严丝合缝的磨盘有几百斤重,推磨用的推杆(俗称磨担),呈“丁”字状,一根结实的麻绳从房梁垂下来,吊住磨担两头,磨担横杆可容两人推拉,直杆的一端插在石磨盘右侧。

磨粉通常需要三人合作,一个往

老杨头游北京

见毛主席。可是,要见毛主席的人太多了,他进了纪念馆,只看了一眼,就被人流推着出了后门。

再往前,是故宫。皇帝家就是大,宫门一道道,走了半天才到太和殿。

“爸,这就是金銮殿。”儿子指着。

老杨头远远地看着,一脸凝重。他原先想着,皇宫必是金碧辉煌,犹如天官似的;可眼前皇帝家的地砖都破了,高一块低一块,草都长出来了。

“三千块,不值!”他在心里嘀咕。

所以,当导游与大家商量自选景点时,他说不去。儿子说,“全车人都去,就你不?大老远来一趟北京,就为了乘飞机?”老杨头说:“飞机有啥好,像个闷罐子。”老杨头觉得再加钱,就太冤枉了,他宁愿坐在车里。儿子知道爹决定的

三个老大同船摇

石磨孔中添米,两人推磨。那时我们年纪小,人还没磨担高,姐弟仨轮番上阵。那一头,母亲一边用铜勺子往磨孔里注入糯米,一边紧握磨担顶端,顺势推转石磨。添米看似轻松,实则是个技术活,添多了米粉磨得粗,添少了会导致磨盘空转,所以添加糯米需掌握数量和频率。推磨也有技巧,使蛮劲容易损坏磨芯,推过去、收回来得借着惯性顺势而为。由于磨柄与磨担之间的摩擦,磨盘每转一圈都会发出“吱嘎——吱嘎——”的声音。合着“吱嘎”声,雪白的糯米浆似琼浆玉液,一圈又一圈,顺着石磨缝隙流淌下来,流入石磨下面的木桶里。至于燥磨,从石磨上落下来的干燥米粉,似片片雪花,细腻而晶莹,没多久,木桶里就积起了一座白雪小山。

后来,机器替代了人工;再后来,轧米厂也关门了,超市里有现成的汤果粉、速冻汤团、汤果圆子卖。省力是省了,但过年的乐趣和氛围似乎也淡去了许多。

近日,远在海外读书的女儿发来微信,称为准备过年,她专门去华人超市买来了宁波汤团。我心头一热,顺势给她出了这个谜语:“雪花飘,嘎鹅叫,三个老大同船摇——打跟过年有关的一件事。”

她这个年纪自然猜不到。对诸多老宁波来说,自然是小菜一碟吧。